

4点35分，最好的夕阳

□明前茶

四姨夫的返聘忽然终止，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那一年他还没有满62岁，单位改换了新领导，客客气气嘱咐他去财务那里领最后一个月
 的返聘工资。四姨夫就忽然从一个建筑图纸的终审大佬，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退休小老头。

他一下子变得皮松肉垮，眼睛里的精明矍铄之气都不见了。那一阵子，他每天提着公文包逛公园，目睹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在欢快地跳着广场舞，老爷们们乐此不疲地下着象棋，退役的文工团员对着湖水吊着嗓子、练着身段，他忽然无比羡慕他们，羡慕他们能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来安度晚年。而他，作为一丝不苟的高级工程师，这一辈子，寄情于工作，把一切寄托都安放于工作的庞大车轮中，现在，这车轮急速地刹车，四姨夫好像听到了它发出刺耳的急停声，与铁轨摩擦的火花飞溅出来，灼痛了他的心。

他们不需要我了，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了。这就是那段时间四姨夫给我们打电话的主体内容。小辈安慰他说，您学学太极，您学学烹饪，或者，很多老哥子在打门球，要不要替您在门球队里找一个位置？四姨夫非常之失落，他怒怼我们的建议：我就这么没用了吗？

电话这头的小辈面红耳赤。听话听音，四姨夫是想有一份创造性的工作，他都62岁了，这工作谁能给他？

又过了一阵子，四姨夫不来电话了。他开始忙碌，变化的契机是，他90岁的老父亲给了他一台老徕卡单反相机。据说，老父亲一辈子迷醉的，就是徕卡相机那种丝丝入扣的过片手感，他收藏了3部徕卡相机，半夜都会从床上爬起，拿出徕卡相机，轻轻按动快门，在黑暗中，清晰地听到那金属机件发出咔嚓声后，才能安然入睡……这会儿，为了儿子的落寞，老父拿出了他最爱的一部徕卡相机，鼓励他去通过镜头看街景，“或许，你会发现退休后的新天地呢。”

四姨夫揣上徕卡出门了。一年后，在他生日这天，他的摄影作品在小区的邻里中心展出。四姨夫成了小区名人，他站在邻里中心门口迎送邻居与亲友，满脸都是第一次办展的青涩艺术家的骄傲与忐忑。进去看了一圈，惊讶得我说不出话来……没想到在一个退休高工眼中，寻常街景变得如此饶有韵味：石库门房子的露台上，晒着的主妇正在晾出花色罕见的手工旗袍；后门口的水斗上，长沙女妇正扭动腰肢洗头，她的小孩伸手拽着她的连衣裙后摆，赶也赶不走；骑自行车的男人正提溜着一条雪白的大带鱼回家，那副招摇的神情，跟刚得了女王勋章也没有什么两样；久雨初晴，所有的人家都忙于晾晒，猎猎作响的床单被褥将光线整齐切割，而三五个小孩子正在床单下钻来钻

去躲猫猫；打扮复古的年轻恋人在外滩吃冰激凌，头抵着头说悄悄话，将落未落的夕阳正好打亮了他们的鼻梁，那一刻，浪漫中不知为何掺杂着一丝忧愁，淡淡的、富于诗情画意的忧愁；小公园也许艰难，可是他们此刻不过是一对玩秋千的父子，命运收起利爪，给了他们珍贵的松弛与温馨……

说老实话，在看到四姨夫的作品之前，我没有想到今日的上海是这样的，今日的上海人是这样的。之前，我以为是作为发展的龙头，上海的形象就是成就宣传片里的黄钟大吕，就是无人机航拍中的瑰丽多姿、气象万千。我没有想到在四姨夫的黑白影像中，上海的后街与小巷中，老百姓的生活有那么多质朴又细腻，艺术又传神的瞬间。

四姨夫很显然无比陶醉于他的新角色。他晒黑了，脸上竟有粗框眼镜留下的白痕。他逮住我，讲述每一帧照片背后的故事，讲述他如何等到了恰到好处
 的光线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，要表现出人物头发毛茸的柔光，要捕捉到他们脸上一晃而过的复杂神情，就要等到4点35分到45分之间的光线。那是春秋时最具表现力的光线，既有力度，又已经消失了生硬凌厉之感，它让四姨夫看到

了美与情感，是怎样伸出小小的、温情脉脉的触手。

为了等待这一刻的日光，等待云朵闹了一下飞过去，镜头里的人物最夺目的那一刻，有时四姨夫要等上两三天时间。不要紧，他有的是时间。那一刻，他想到了老父亲对他的叮嘱：

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才会觉得，你那个年纪是人生最好的时刻。

是的，他此刻正沐浴在4点35分的夕阳中。



制图 潘刚

牵牛数朵青花小

□章铜胜

北方人家的四合院，住着真是舒坦。对于住在四合院里的小康之家来说，“天棚鱼缸胖丫头”是标配，这样人家的四合院里通常还会有个小花坛，主人往往喜欢在花坛里栽上一些牵牛花，北方人是喜欢牵牛花的。

可是，牵牛花有什么好种的呢？在南方，是极少有人家种牵牛花的。

在南方，牵牛花是随处可见的，门前、溪畔、路旁的篱笆上都有。牵牛花，爬满了江南。宋朝词人蒋捷在《贺新郎·秋晓》中写道：“月有微黄离无影，挂牵牛数朵青花小。”蒋捷写的是真实的江南。

在江南秋天的晓色里，在蒋捷的眼中，微黄的淡月下，矮篱无影，篱上疏淡的牵牛挂着几朵青色的小花，神秘而又唯美。晓色里的牵牛花淡若无痕，那些花是挂在矮篱上的，还是一茎牵牛努力爬上了篱笆，在朦胧的月色里，悄悄地吐露出数朵青花的呢？这是牵牛花开的骄傲，还是矮篱默许的宽容。真的不好说，可能也不需要我们去追究，去述说。

在淡黄月影里，在无影的篱笆上，牵牛的数朵青花，冲着蒋捷，冲着我们发出了小小的、神秘的微笑。

蒋捷的牵牛花，开在了中年，也开在了江南。读蒋捷的词，有时候，心会在不知不觉中软下来，那是无可救药的软。蒋捷在这首词的结尾还写道：“计无此、中年怀抱。万里江南吹箫恨，恨参差白雁横天杳。烟未敛，楚山杳。”中年的心仍是远的，是江南万里、雁横天际、楚山杳远的远，而眼前的牵牛花，却小心地开了。

有时候，人生是可叹的。在走到“计无此”的中年时，心思虽远，却可能是别有怀抱。中年的怀抱里，或许是应该有牵牛的数朵青花的，虽然它开得那样小。在淡月微黄矮篱无影的秋天的晓色里，忽然就喜欢上了牵牛花开若无凭依的空灵与坚韧，喜欢那数朵青花所触动的人到中年的敏感和脆弱，喜欢这种触动带来的轻微颤动，那是淡淡的情緒，微温的

幸福。

我的数朵青花，一直是清爽明媚的，它带着露，它冲着我笑，与我不离不弃。这一路走来，那些牵牛花如次第吹响的喜悦喇叭，在昔日的晨光里，欢欢喜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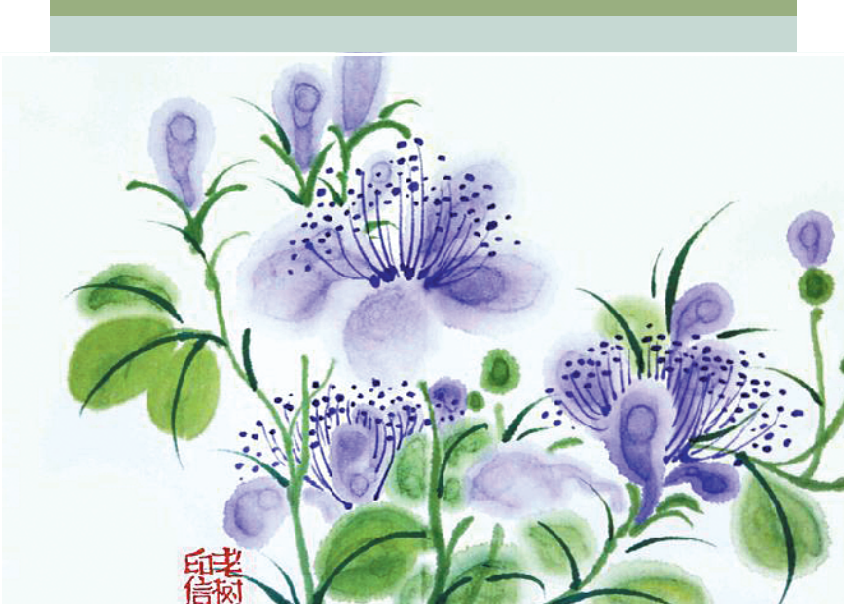
彼时，初秋的清晨，天空还没有泛起鱼肚白，仍是鸭蛋般的淡青色，天还没醒呢，可这并不影响父亲让我牵着牛出村，去放牛。无奈之下，我喜欢牵着牛往村东走，过村东的土地庙和庙边的一株大乌桕树，沿着村东的河，往不远处的大湖走去。我牵着牛绳在前面走，牛跟在我身后低头吃草，我不太留意牛，牛也不愿顾及我，自顾自地努力地吃着草。此时，牛是认真的，而我是无聊的。

我用手里的一根细竹棍，在空中舞着，横扫着去打路边的草，打断了高高的青菁的嫩尖，打破了近岸的一柄荷叶，打折了岸边的几根芦苇，打落了草上的露珠，打得心里也是烦躁的。当看见路边蔓延着的牵牛花时，我停下了手中不停挥舞的细竹棍，我看着它们，一朵一朵，在晨光里，浅蓝淡紫的牵牛花上，沾着细密的露珠，如蒙了一层稀薄的雾，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我跟着牵牛花开的方向，往前走，慢慢地数着，数得天光也亮了起来。

校园里，花太多了，牵牛的青花那样小，它的花开，真的不曾引起过我的注意。我与牵牛花之间，是有一段相忘于江湖的时间真空的，空得一无所有。

再次注意牵牛花开的时候，是在去年的秋天。我去乡下，在农家门前的一堆乱草上，晨光熹微里，我看见一茎细弱的牵牛爬上乱草堆，开着数朵青花，那样小，心里竟有了些微的感动，莫名的，也是真实的。这样的清晨，忽然就想起了日本俳人与谢芜村句子，“牵牛花呀，一朵深蓝色。”

大概人在不同的年纪，看花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。中年的“月有微黄离无影，挂牵牛数朵青花小”，该是我沉浸到“一朵深蓝色”里的理由吧。



画话

路边花，可怜不知名。旷野风中开正好，一任过客往来行，顾盼自有情。

老树 文/图

老农可敬，刺史亦可敬

□刘吉同

公元439年，南朝之宋朝文帝任命衡阳王刘义季为荆州刺史。春日的一天，刺史带一帮随从到乡野打猎，一老农夫“被害而耕”不肯躲避，遭随从呵斥，老农说：游猎取乐，古人深以为戒，“今阳和布气，一日不耕，民失其时，奈何以从禽之乐而驱斥老农也”。

千百年来，民众有一种既深又重的人格缺陷，即惧官，见官会顿生出矮和怕来。然而，这位老农身上却蕴含着一种浩然之气。

刘义季者何？此人乃开国皇帝刘裕的儿子、文帝的弟弟、食邑五千户的衡阳王，新来的兼都督荆、湘等八州诸军事的荆州刺史，地位不可谓不高，身份不可谓不贵，官职不可谓不大，权力不可谓不重。老农者何？无身份无地位无权力无钱财，一位靠土里刨食的老农夫。二者的悬殊不可谓不大。然而，在这样的悬殊面前，老农却没有丝毫的战战兢兢，更没有“望风而逃”的念头，而是从容淡定直面刺史，不卑不亢当面讲理，乃至斥责刺史侵害民生。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。

鲁迅对民族的劣根性一向深恶痛绝，痛心疾首，且始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。他痛恨欺软怕硬的性格，“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，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”。他鄙视“怯者”，叹“怯者愤怒，却抽刀向更弱者”。不过，这位一千五百多年前的荆州“老农”，却昂扬地走进了鲁迅所赞扬的那种强者之列，把“人”字写得堂堂正正。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而不倒，以这位“老农”为代表的不畏强权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引领作用。

刘义季听了老农一番话后，颇感意外又受感动，勒住马缰对之曰：“贤者也。”令左右赐给老农食物。此时，老农再一次显示出了其高尚高雅的品质。他拒绝了刺史的赏赐，皆谓：“大王不夺农时，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，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！”其境界可谓高也。其一，没有私心。以刘义季的官职和身份，

估计拿出的赏赐也不会太小气，这对于一位贫寒的农民来说，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在底层生活过的人都有体验，不少人见不得一点蝇头小利，为此甚至不顾道义与尊严地去争抢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老农要了这赏赐，也不矮化其人格。然而，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那些猥琐鄙陋、俗不可耐的人，是无法与之比肩的。其二，胸有大公。老农之所以看不见那些“蝇头小利”，关键是他看大的乃“境内之民皆饱”这样的目标。唐朝书应物云：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。”南宋李纲诗曰：“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两位的情怀都受到了后人的赞扬。但是，与这位老农相比仍有距离，因为他们都有公职，负有“众生皆得饱”的责任。相比之下，这位老农的胸襟更宽，情怀更优，境界更高，因为他是白身却心系苍生。我们应为历史上出了这么一位农民而骄傲。

刘义季听后问老农姓名，老农却“不告而退”。这个“不告而退”更精彩！多少人不不得能攀上刺史和衡阳王这棵大树，那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利益，至少可以借此炫耀一下自己的“档次”。然而，老农却对这些“潜在利益”不屑一顾，真是高风亮节。想象一下他“不告而退”时的情景：婉转地拒绝了回答，之后身披蓑衣肩扛锄头，转身昂头向着寒舍或田间走去，留下了一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背影。正因为老农的拒绝告知，后人也永远无法知道这位老农的名字了，也实在是件憾事。

最后还应称赞刺史几句。面对老农的直言，他并没有火冒三丈，相反却产生了敬重之情；对老农的逆耳之言，也听进去了。对老农的“不配合”，也能够给予尊重。刘义季在荆州刺史位上一直干了六年，朝野对他的评价是：洁身自好，俭朴廉正，待人诚实，不骄纵属下，“声誉西土，为士庶所安”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：凡是尊重黎民百姓的，通常都是好官。

舌尖

妙龄烧鹅

□青丝

多年前第一次去广东，有人教我，要寻吃饭处，看到橱窗里挂有烧鹅的店铺，就是快餐店，进去点一份烧鹅饭或叉烧四宝饭，即可吃得很好很丰富。我依照嘱咐行事，到了饭点，果然见有形形色色的人涌入烧鹅店，店堂狭小坐不下，食客就手捧一盒烧鹅饭，坐在骑楼边的摩托车凳上，埋头吃得津津有味。这些带有市井亲切感的场景，经由烧鹅的点缀渲染，为观望的路人提供了一个潇洒的视点。

有两种烹饪方式最能体现粤菜的特色，一是蒸，一是烤。鹅在很多地方也是传统肉食，但是，把鹅烤得皮脆肉滑，油脂盈润，成为餐桌上的宠儿，却只有粤菜一家。岭南的烧鹅店铺众多，工作台也是透明开放式的，顾客能够看到伙计在里面把整个烧鹅斩件上碟，或供人外带，或直接码放在热腾腾的白米饭上，再添一勺酱汁，两根菜心，就是兼具岭南风情的烧鹅饭。色泽金红油亮、骨酥肉嫩的烧鹅，一块块饱满匀称，尤显光鲜，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，热切地飘混着大众的日常生活，是深得民心的时尚味道。

烧鹅与烧鸭的制法相似，但鹅的体型大，肉头肥厚紧实，口感也更为腴美。做烧鹅通常选用几个月大的黑棕鹅。这一饲养时段的鹅，正当“妙龄”，每只五六斤重，身形健美壮硕，皮下脂肪不薄不厚，经过烘烤后，鹅油都融化到了肉纤维里，由此

在路上与诗重逢

□黎武静

再好的诗句初见时未必真切，总是在多年之后在回忆里蓦然重逢，才懂其中滋味。

幼时读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，未识其动人处，而高中时的某一个中午午餐时分，对着一碗心爱的纯白的大米饭，突然就想起
 来这首诗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真真切切，如在睡前。

更多时候，总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，想起无数读过、学过、背过的诗句。这城市这么多个十字路口，最长的红灯要等八十秒。八十秒足以记起许多事情，诗句总在这个时候悠悠响起，像一个机缘巧合的灵光乍现。

那年有一日下班，我慢悠悠地骑着旧自行车，停在最繁华的市中心的十字路口，到处是人潮涌动，到处是等着回家的人流。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——很多年前背过的句子，当年并不觉得好，那一刻，突然如画般呈现眼前，星光垂垂旷野，月华与江水奔涌，一时间觉得竟是这样的好。不知为何想起，也不知当年为何不懂，也不知这画面从何而来，如何而至，就这样一瞬间，仿佛福至心灵。

又有一日上班，同一个十字路口，红灯停处，无所事事，就想起纳兰性德的《蝶恋花》：“辛苦最怜天上月，一昔如环，昔昔都成缺。若似月轮终皎洁，不辞冰雪为卿热。无那尘缘容易绝，燕子依然，软踏残香钩说。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从认取双栖蝶。”突然就被最后一击中，“春从

体悟

八九十枝花

□耿艳菊

星期天，一家人骑着车到郊区玩。路过一座桥时，发现桥下竟然开着花，还相当绚烂。花朵很大，两种颜色，白色和红色，白的如雪纯净，红的如玫瑰亮丽。

我们停下来看，发现桥下很杂乱，有各种各样的草，还有一条混浊的水沟。看到这些，刚才的喜悦莫名地打了折扣。但花才不管你心绪的起伏，它们开它们的花，还是那么媚然。孩子也不，磨蹭着不肯走，他觉得那花开得有意思，草长得有意思，就连那混浊的水沟也有意思。

站在桥下，四处张望，不远处有几家卖西瓜的。穿着绿衣的西瓜堆在车上，炎热里的安然样子，像是汇聚了一个夏天的清凉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忙忙碌碌的生活，使我几乎忘记了那次郊区的所遇。而在一个晚上睡觉时，孩子嘴里一直念叨着几个字：八九十枝花，又问我一句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他在数我们那天在桥下看到的花，数着数着又觉得像以前背过的诗。

我回想起那天
 的情形，果真像那首古诗，字句最简单，却勾勒出最美意境的，要数这首诗了。邵康节不愧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，用数字如此巧妙地描绘出一幅淳朴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画面。这巧妙里，有天真烂漫，亦有对质朴生活的热爱。

教孩子重新背这首诗：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没想到孩子竟解释起来：妈妈，你错了，我们那天看到的明明是西瓜六七岁嘛。

我笑：对的，对，亭台没有了，却有生活气息浓厚，又能让人消暑解渴的甜西瓜，比亭台好。

能够锁住肉汁，入味而不干，令味道更胜一筹。不过，鹅肉也不带水禽特有的膻味，如何扬长避短，令不同的味型相互调动又相互依存，就端赖于香料的搭配应用，以及烹制手法和品质上的塑造了。

制作工序分三步：先把开膛洗净的整鹅缝合起来，吹胀鼓起，放到沸水里烫皮，再过一道冷水，皮肉就会稍稍分离却又不脱；接下来用多种香料涂抹腌制，悬挂风晾，及至鹅皮干水缩紧，用白醋兑麦芽糖汁涂抹上色；最后挂到烤炉里，或者用大瓦缸四面堆放木柴围绕。至于什么时候须开炉转动翻面，或加火添柴，可臻于完美，全凭经验判断。熏烤的燃料，也有讲究，尤以果木为佳。如荔枝木和枣木，火力均匀持久，不仅入味深，皮脆肉滑，汁液丰富，烧鹅也会带有淡淡的果木香，更能勾起食客心底的原始食欲，并凭此成为烧鹅制作的美学信条。

新烤出炉的烧鹅，红亮油润，观之可喜，斩件时甚至会有肉汁从切面处浅浅溢出。蘸上酸梅酱吃，最具风味。已被改善肌体质地的烧鹅，看不到一丝脂肪，每一件都是纯瘦的，但又不柴不渣，腴美滑嫩，与酸味灵动的酱料结合到一起，不仅化解了多余的油腻感，于舌尖游弋的酸甜清香，也显得分外妖娆，有一种别样的汁香肉美在里头。最关键是，烧鹅的美味与世俗生活之间互为兼容，只需花几十元钱，就能吃得满嘴油香。

认取双栖蝶”，这画面太过真切，悲从中来，深哀巨痛，却有一种恍惚之感。春色迷离，彩蝶双宿双飞，花开如许，然而斯人已逝，何处问前生？

也不见得次次都在路口想起这些诗句的前世今生。还记得那年的冬日，在去图书馆的路上，熟悉的超市门口，永远热热闹闹的氛围里，雪突如其来地从高空徐徐飘落。白雪纷纷，还是想起纳兰性德的那一句：“别有根芽，只是人间富贵花。”雪花冰凉凉的触感扑面而来，裹着厚厚的大衣，愉快地继续往图书馆去，那个书山书海的目的地是一个太过愉快的所在，一路前行想起什么样的句子，都不减半分喜悦。

另一年的秋天，往医院买药去，这一路却在想李商隐的《锦瑟》：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天色蓝得一望无际，万里无云，阳光下渲染得清清凉凉，像一汪寂静的湖水，时光里波澜不惊。年轻时它，不解何意，也被这美丽诗句所迷，匆匆背下。忽然就明了，这首读过千百遍的诗，不管被世人解为何意，它的每一个字的美，就是它的意义。那些隐晦的表达不必理会，它字面的华美与绚丽，就是它的所寄与所归。字面本身，就是意义。

每个在路上想起的诗句，都是一场重逢。每一次初读的懵懂，都成为前缘深种。时光缠绕其中，成为诱人的佳酿。

得到我的肯定，孩子更加兴奋了，找纸找画笔，要把他的“西瓜六七车，八九十枝花”画下来。

我惊叹孩子的天真烂漫，想起废名曾在《五祖寺》里写过过这首诗，他说他小时候读“一去二三里……”，起初只是唱着和着罢了，有一天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字，乃拾得一个很大的喜悦。

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，这发现却不是普通的惊喜，幼时的废名以为那个喜悦甚是繁华，虽然只是喜欢那几个数目字，实在是仿佛喜欢一天的星，一春的花。

一天的星，一春的花。这样来形容一个孩子内心的欢喜程度，真是太精当了。一个小小的发现，就可以拥有满天的繁星，一整个春天的花开绚烂。小孩子的欢喜，来得简单却盛大，像这首小短诗，一目了然里蕴藏着生活的大智慧。

废名接着写“二天门”，他说，这回喜欢“二天门”，乃是喜欢数目字而已，至多不过旧雨重逢的样子，没有另外的儿童世界了。

这就是大人和小孩子的不同了，不管是从前，还是当今的时代，大人们的心田被生活塞满了，那些美好的事物不容易进去。小孩子的心田却是一大片净土，明月清风来相照。

不过也不必懊恼，像小孩子那般“一天的星，一春的花”的盛大喜悦，大人们也都曾拥有过。而今在世里讨生活，难都不易，关键是要在心田里留些余裕出来，能长几株植物，盛开“八九十枝花”。

生活的假象就是乱如麻，让你忙让你紧。其实有心的人会发现生活就像简单的诗句，素朴里有余味。